

全球女权主义  
的比较案例研究  
妇女的活动与学术研究  
参与团队：中国

黄雪琴访谈文字稿

地点：美国安娜堡  
日期：2019 年 5 月 30 日

密歇根大学  
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

密歇根州安娜堡 1136 Lane Hall, 48109-1290

电话: (734) 764-9537  
电子邮件: [um.gfp@umich.edu](mailto:um.gfp@umich.edu)  
网站: <http://www.umich.edu/~glblfem>

版权所有：密歇根大学董事会, 2017

S: 雪琴是这样的。我想知道你大概的新闻经历，你是哪一年时候去中新社<sup>1</sup>的？

黄：我应该是 2009 年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已经

S: 哇，你 2009 年还没有毕业

黄：我那时候 2009 年是大三，大三的时候我还没有毕业就开始在中新社实习。2010 年毕业之后我就直接去了中新社广州分社工作。然后工作了两年多我就去了大公报<sup>2</sup>，工作半年。半年之后呢，就，应该有半年的时候是空档期，再后面我就在，去了新快报<sup>3</sup>，在新快报工作到，应该是 13 年到 15 年，15 年中这样的的时候，工作到 15 年中期的时候我就辞职了，跑去游学了一段时期。

S: 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要问的问题，

黄：对对对

S: 至少我关注到你发的那个，你开始建立的那个号？

黄：（名字是）“ATSH<sup>4</sup>”。

S: 对，那个我想知道就是这是你最开始来做的这个反性骚扰的活动吗？或者说跟性别平等有关系的事情你之前做过吗？

黄：我其实，这不是我最开始做的。我最开始应该是在那个成希事件<sup>5</sup>。就南方日报。

S: 成希？

黄：被指控

S: 那个时候你在哪里？

黄：那个时候我其实是一个空档期，刚好我刚刚跳了去，应该是，那是 16 年对不对，刚从新快报辞职国外游学回来知道这件事情。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诶很奇怪，因为网上的言论就是说，多对这个女生提出质疑。

S: 那是 2016 年的事情？

---

<sup>1</sup> 中国新闻社（英语：China News Service）简称中新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家国家通讯社。其自身定位为“以对外报道为主要新闻业务的国家级通讯社，是以台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华人和与之有联系的外国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际性通讯社”。

<sup>2</sup> 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声望的报纸，1949 年之后为在香港运营的亲北京报纸。

<sup>3</sup> 广州的一家都市类日报。

<sup>4</sup> Anti-Sexual Harassment 之意。

<sup>5</sup> 发生在 2016 年的性侵事件。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记者成希涉嫌性侵一名来自暨南大学新闻学院的实习生。

黄：对，那是 2016 年的事情。刚好回国，看到了新闻，最主要新闻介绍还不是在主流媒体看到，还是在那种嗯，是在新媒体女性<sup>6</sup>和一些就是 social media 平台，看到说，还是很多是对女生有质疑，好像说她有纹身，然后又说她有开房记录，就有这种各种在攻击女孩的事情发生。那时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怎么会这样呢，一个女孩子被自己的实习老师性侵了之后，大家谈的不是这个老师的问题，男性的问题。反而在说女性存在的种种的问题，再说她就是衣着，代表她什么呢，它的 imply 的就是这个女生有很多理由被性侵。所以我是特别难以接受这一点的。那时候我记得我就去了暨南大学。因为那时其实我在暨南大学那读研究生的，然后是自己的母校。我就慢慢觉得说这不行，一个是自己同行，一个是自己母校。肯定要回去弄清楚怎么回事。那段时间好像很难接触到当事人女孩，但有接触到她的一些同学，然后呢也是去了做了外围采访吧，做了视频，视频就谈这件事去问大家怎么看的。

因为我特别难受的就是，暨南大学是新闻学院的一个，以前说黄埔军校<sup>7</sup>嘛，然后你看主流媒体是不报道这件事情的。然后主流媒体，我有听到一些前辈的声音说哎呀我们自己就不要报道自己不光彩的一面了把。所以我说你去监督别人，你自己的媒体出了这样的事情你不去监督。所以我就是自己跑去校园自己做了一些采访，也是后面做了一些视频，视频也是发了，好像当天都还有挺多，有几千，因为我是用自己小号发，有几千阅读量，然后也挂上去了，挂上去了是哪个，挂在了土豆还是什么平台，不是我自己挂的，我让别人帮我挂上去的还是有一些讨论这件事情。这是我第一次会特别关注到性骚扰和性别平等的这样一个议题。

S：这样子，那之后呢？

黄：之后我就有了一个机会，就差不多 16 年，17，对 16 年在南都周刊<sup>8</sup>做特约记者，然后呢也就在做一些，更多是一些调查性新闻。我去过柬埔寨做那个地雷村一些受害者的故事，或是其他有点跨国感觉的。然后后面就拿到一个机会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访问学者的时候是有他邀请了 13 个国家 16 位记者。

S：2017 年 3-5 月？

黄：是的是的。然后刚好是有 16 位记者，其中只有 9 位是记者，还有战地记者和女主播。然后我们就有一次其中一个话题聊到女记者面临的职业的问题或职业困境大家聊到性骚扰。我就提出性骚扰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事情？9 个记者中 6 个女记者跟我说她们都遇到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性骚扰，甚至很强悍的一位战地女记者都可以被，就是会发生被主编或什么拍屁股这种性骚扰什么的行为。还有一些主播长得特别漂亮就直接被人提出去开房。所以那时我就觉得，哇在媒体圈看来，媒体圈在别人看来蛮光鲜，女记者或记者也很容易为自己发

---

<sup>6</sup> 新媒体女性网络（Women Awakening Network），2004 年由一群记者在广州成立的中国大陆知名性别平等传播组织。

<sup>7</sup> 在这里指的是该校新闻学院是中国官方认定的较为符合其宣传历史传统的新闻学院。

<sup>8</sup> 广州的一家新闻周刊。

声，也很愿意为自己发声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在面临这样问题一样是跟所有的女性一样是沉默的。那我就觉得，就想在这方面 raise this question 让大家来探讨一下。所以刚好 2017 年 10 月就有 METOO 事件，其实 METOO 之前我就已经在做相关的工作，想做一个关于记者行业的一种 调查报告之类。所以刚好有 METOO 这个风潮 就很快抓住机会，说那么我也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吧。

S：这样子。所以我记得是 METOO 最早是在知乎<sup>9</sup>上，那个女孩，罗茜茜有回答一个问题，关于陈小武的问题，那你是不是因为她，在她那个回答之后去联系她的吗？

黄：其实这个还真不是，罗茜茜这件事情，就是北航性骚扰是她主动联系的我。对，因为那时候在 17 年我不是说要做这个事情嘛，我就成立了做了 ATSH，成立之后我在网上发了调查问卷。其实在做调查问卷前我已经跟一批女记者谈过这个性骚扰，问她们愿不愿意出来尤其是像国外一样举着 METOO 来说探讨这个性骚扰这个问题。很多的记者会跟我说我现在不能站出来，第一时间过了很久，第二就是我已经结婚了或者有了孩子，我的身份不仅仅是记者的身份，我要考虑我的家人我的孩子，就考虑一系列问题。甚至有一个同行也是好朋友已经答应了跟我一起站出来举牌，然后她后面当晚就接到她先生的妈妈的电话，说哎你不要再去做了这种事情了，这种事情还蛮 就觉得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好像让家里蒙羞，所以她就没有做。后来我就一个人去举一个 METOO，然后我还觉得，

S：在哪

黄：我那时还在新加坡拍了很多相片举着牌子。

S：哦哦

黄：然后我就问她们那什么样的方式会让你们会觉得更安全一点，不会暴露太多的隐私。她们说那做调查问卷吧，这个她们是愿意的，有保护性质，你可以实名也可以匿名。所以我在设计问卷的时候就后面留了一个是如果愿意实名也行匿名也行，跟我讲述你的故事，你留下联系方式让我联系你。所以我是发了这个问卷之后，是罗茜茜看到我的这个调查问卷她联系的我。她跟我讲了这个故事，就讲她在知乎上看看到她们此前也回答过的问题，就是发现还是她已经收集了一些当事人的一些故事或者说证词，像跟北航进行交涉，但交涉进入到停滞期，

S：对，有这个事情

黄：学校不怎么理她，又一直在拖延，她就觉得说不行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她就看到我发的这个。她觉得说我是个记者有过媒体的经验，然后你也应该知道，我也能懂她的心，因为她看到我站出来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同行遭受性骚扰但是大家不敢说，所以我就我觉得我可以说，因为我觉得无所谓。而她也是怀着一样的心态，她也看到很多的师妹是被同一个教授性骚扰，她也是有那种很生气，是生气自己...

---

<sup>9</sup> 问答社群网站，中国版 QUORA。

S: 当时为什么没有站出来。

黄: 为什么当时没有站出来。是的。因为她是大师姐, 她那时是 第一届的那个收的博士生, 她觉得如果自己站出来后面的师妹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題。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

S: 是

黄: 我在新闻媒体的时候被一个同行蛮受别人尊敬的同行性骚扰离职时只是说我找到一个, 就跳槽吧, 被别人看来是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 我并没有和大家说是因为性骚扰这件事。这或许不是最直接的原因, 但它是其中一个原因。

S: 对, 是

黄: 我们俩很快的就有了一样的共同点, 两个人很生气很气愤觉得自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她就找到我说我想做这件事, 她找到我的时候是 2017 年的十月份。

S: 她是 11 月开始正式投诉的?

黄: 十月底。跟学校还是?

S: 跟学校

黄: 跟学校她就十月份就开始就跟学校投诉了。

S: 十月份投诉, 是 11 月往外说?

黄: 对。11 月开始往外说。

S: 11 月开始, 然后最初是在她们那个号, 叫什么, 小?

黄: 西西小居室 (音译)

Cici Small Room

S: 哦小居室, 对

黄: 那个是在 2018 年 1 月 1 号我们商量这个时间段。

S: 对对对, 我记得好像是, 那么在这之前做了些什么呢?

黄: 在这之前, 因为其实我还是做记者的, 就是你会对一些事实上的东西会进行一些核实, 或者她说的话要进行核实, 而且我是一个记者, 还是要尊重一下事实, 就要查证是不是真的。当她和我讲述了事情之后, 她那些讲的受害者我都跟她们联系了, 跟她们聊了。然后每一个受害者我还要求有两个证人来证明她们曾经说过这件事。因为有些细节比如什么我时候跟别人说过, 我就会说可以让我也联系一下这人, 我就想了解是什么陈述, 因为我觉得做媒体出来的新闻我就不希望说被别人质疑, 甚至说, 因为这不仅是搭上我, 更重要的是如果她们的故事其中有很多漏洞会被别人攻击, 所以我是会比较保护当事人。但是得到她们信任的时候她们说的一些细节我能求证的都会去求证。所以把这些姑娘们, 这四个姑娘聚在一起, 她们找过的人 . . .

S: 见面还是网络?

黄：当然没有见面，大家像罗茜茜在美国，有的女孩在南京，有的女孩在杭州，有的那还在，就大家是五湖四海通过微信打电话的方式，她们提供的人也是通过提供别人微信我再去连续去佐证她们的故事。第一是了解故事是怎么样的，第二是求证故事是否真实，第三就是找到在里面的北航的学生让她们来回馈一下对陈小武教授的看法。然后她们有没有出席过这些女孩说过的场所，例如被逼喝酒，喝着酒的时候她们在不在现场，因为有的女孩说的场景有第三者第四者存在，所以我就把这些人都聚集来了解一下。然后当我们，当罗茜茜和北航交涉的时候陈小武是做了很多的动作来阻止大家来曝光这件事情。刚好他做这些动作那些学生都在，因为他是要求这些学生们去给罗茜茜打电话，或者是说阻止去网上发帖，所有这些动作我都求证了，然后也找到了很多证人甚至有截图。所以才会把这个故事说至少我是很完整地记录了，而且是比较细节也好证据上是比较充足，一些录音一些相片也拿到了，所以在后面曝光的时候，即便陈小武说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在回应这些事情，我很快第二天第三天就会把音频和材料，把那个抛出来··

S：我必须要搞清楚你发稿的顺序，往外发的时候是1月1号？

黄：1月1号第一天

S：罗茜茜发的那个是你写的还是她自己的写的？她自己写的，以她为第一人称写的，我记得？好像是你还是谁给我看过，预先看过，那个是她写的，然后你那个号呢？我都忘记了因为被删掉了。

黄：应该这样说，她一开始问我要怎样的方式。我看METOO很多都是自己出来讲，我说你先把你写的经历写过来给我看，所以她写完之后我再把我了解的事实就对她的一些进行补充或者删减，肯定都有我们改过很多次。但是基本都是以她的第一人称为主，

S：第一人称

黄：也以她的视觉为主。

S：对

黄：尊重她的那种逻辑跟方式，讲话方式。只是我对事实进行了核查。所以是以她本人罗茜茜的名字来发，所以我第一天也只是发了她这篇文章，她自己讲述的文章。那么这第一篇是她的自述，是她的控诉吧应该这样讲。第二天我扔的就是证据，因为在陈小武

S：是在你的号上？

黄：在我的号上，同时她也在她的号上用。因为她自己出来说之后为了佐证她的真实度，我作为一个记者的身份再进入其中，然后对她说的话：对，她曾经说的是什么，对，我曾经求证了什么什么，证据就是什么什么。所以第二篇就是把证据，陈小武否认的事情，我再把证据的形式放出来，录音我是放了的。第三篇就回顾整个过程，那时我写第三篇的文章以记者的角度进入来写，就不再以罗茜茜的那个视野来写。就我会把陈小武怎么阻碍她们的，或者说怎么让他的实验室的学生们阻止罗茜茜跟其他人来进行曝光的。把这些细节都理清楚，

所以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是有规划的。第四篇，就放了，就已经想好三篇之后，我们要做了一个联名联署。所以对，第四篇就是一个联署。

S：我记得这个联署是指，是关于性骚扰的机制吗？

黄：是的。

S：那这个跟当时的其他的女权组织有什么关系吗？还是只是你们自己两个人商量出来的。

黄：其实是这样，因为有一点关系，但一开始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一开始罗茜茜找到我其实是因为我在文中提到我自己要做性骚扰调查的目的，就是调查出原因之后我们要做一个机制来预防性骚扰更多的发生。她就觉得这个机制很好，她也想通过她讲述这个故事后不仅寻求她个人的正义，她也想寻求机制的建设。此前她其实也不太了解这些，她觉得在学校是不是也要做这样的机制建设。我说对是要这样去做。所以其实这个联名信在这些方面之前已经想过了，但具体要做怎样的联名信，怎么操作联名信呢？后面我确实是是有咨询过一些女权组织的人，或者是韦婷婷这样子，对，其实当时就是跟韦婷婷<sup>10</sup> 有比较多的，因为其他的人我都不太认识。

S：你是怎么认识她（韦）？

黄：我们是在 16 年的时候，对，16 年之前她做了一个关于反性骚扰的一个分享会之类的，我就已经去了，在暨大的那件事情

S：在哪

黄：在广州好像是善道的办公室，

S：哦

黄：对善道的办公室

S：我知道了

黄：我也去现场，对还讲了说，现场谈了一下关于性骚扰的事情，那时就已经开始建立了联系。

S：我大概知道了，之后呢，METOO，我想知道之前在 1 月 1 号之前主要是在核实这件事情，是吗？

黄：对，主要核实这件事情。本来我并不太想以自媒体的方式曝光，因为可信度或者说关注度不会太高。一开始我是寻求传统媒体，但是传统媒体都会跟我说，“你先核实这个事情，或者说你先去曝光这个事情，我们来跟进。”其实都是这样子跟我说。所以我最后还是说那好吧，那我们就先曝，曝了之后就和一些传统媒体像《新京报》<sup>11</sup>，再来跟进这个事情。

---

<sup>10</sup> 女权五姐妹之一，活跃于性别平等和多元性别领域的女权主义者。

<sup>11</sup> 北京的知名都市类日报。

S: 那个，然后呢之后呢，其实我觉得你更深地，不仅仅是这个事情，你更深地卷入到 METOO 运动

黄：对

S: 那能大概讲一下你在这之中具体做了什么吗？这个还真需要你自己来总结。

黄：嗯，具体做了什么事，因为后面很多人说我是 METOO 背后的推手，那其实坦率地说在报道 METOO 之前，就是卷入罗茜茜这件事之前，我在发调查问卷的时候就已经收集到了很多的故事，我本来就有想说用 METOO 这个风潮那么我要掀起中国的 METOO, 让中国人来关注这件事情。因为此前的新闻我也看到过像厦大的（性骚扰）事情<sup>12</sup>，最后好像不了了之，然后没有形成一种风暴式一样的。所以当 METOO 出来时我本来就已经想过写新闻让记者，因为记者是新闻点，METOO 是新闻点来推进，但没有想到后来是从高校开始。所以就高校完了之后我可能要想着会有更多个案出来。所以出了罗茜茜这个个案，但是出乎我意料的就是罗茜茜这个个案就不需要我再挖掘其他个案，其他个案就砰砰砰这样子出来了，像，

S: 比如说有哪几个？

黄：北大沈阳、高岩<sup>13</sup>事件，

S: 沈阳是她们来找你的？

黄：是，也是他们找到的。对，然后后面的甚至是陶崇园<sup>14</sup>他们也找我了。然后接下来是谁来着？

嗯，李依依她们之前还有，就还有几个爆出来高校里面都有性骚扰，就突然爆出

S: 李依依不就是那个吗，李依依不就是北大？

黄：不是，李依依是另一个，李依依<sup>15</sup>是庆阳一个女孩跳楼的，

S: 哦，这个这个我知道

黄：被高中老师猥亵了，

S: 对，她已经跳楼了。然后，

黄：她已经跳楼了。

---

<sup>12</sup> 2014 年厦门大学的一名有声望的考古学者被超过三名女研究生揭发性侵与性骚扰。在女权组织新媒体女性网络（Women Awakening Network），发起新闻调查并协调女权社群进行了超过半年的问责行动之后，中国教育部第一次颁发反性骚扰规定。

<sup>13</sup> 沈阳事件是多名北京大学校友于 2018 年 4 月在网络实名举报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后为南京大学汉语言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于 20 年前性侵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女生高岩，致其于 1998 年自杀死亡的事件。

<sup>14</sup> 陶崇园是武汉理工大学的一名在读男性博士，2018 年 3 月 26 日坠楼自杀。其家属与同学向公众揭露了其生前被男性导师王攀剥削、骚扰与控制的事实。此事件在年轻公众和高教社群中激起了关于导师权力不受约束的讨论，尽管王攀仅受到学校很轻的处罚，相关问责行动也被维稳，公众的施压帮助家属获得了来自加害人的私人赔偿。

<sup>15</sup> 甘肃省的一名年轻女性，因为中学阶段被班主任强制猥亵，而校方与警方不作为，导致其严重抑郁，最后当众坠楼自杀。



S: 她的父母来找你了?

黄: 其实一开始她父母找的一个律师, 窦律师, 窦律师找到了我。对, 然后, 然后后面, 但是后面我也就让陈绍元, 在谷雨的, 接的。因为太多了, 所以要分, 就分了更多, 所以说好几个这些案子突然间都爆出来。然后再后面又是中大。其实所有都是她们找到我, 就不需要我自己再去挖掘个案的时候她们就已经出来了。那我做的什么事情, 我能, 比较近的像中大我很近就随时能跟进, 我就自己去做调查, 去做采访。

S: 那个网易人间<sup>16</sup>发了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你觉得有用吗? 网易这个文章, 好像她们觉得就是说, 嗯, 前面她们有各种自媒体来讲这个事情。

黄: 嗯

S: 学生也有自媒体, 但好像你发了这篇之后学校觉得压力比较大,

黄: 是, 对的

S: 所以我当时, 我到没有想到就是说, 因为网易人间只是一个,

黄: 嗯

S: 那你感到的它的, 它的, 就是它的效果是什么?

黄: 我觉得它效果还是很好的, 坦率地说, 而且它连被删三次它连发三次。所以它对这件事也看的很重, 就是他们也很想是 . . . . .

S: 网易人间连发三次?

S: 黄: 是

S: 哦

黄: 是。网易人间被删了之后, 它是一个微信客户端, 然后它的网页, 它的那个, 嗯平台, 三个它都发了, 三个发了都被删了都再发, 后来 还遇到很多困难。对对对, 所以它我觉得还是很有作用。因为一开始学生们自己的号发的时候不容易引起关注, 在中大, 跟中大校方的斡旋中好像校方也不太 care 学生们的这些东西。所以到后面我在整理成文章, 然后我又拿到一些更实质的证据, 尤其是有一个学生被比较严重性骚扰的视频的证据, 以及 TA 出门的一些视频的证据, 一开始学生都没有拿到, 我是拿到了, 而且我是 . . . . .

S: 你是怎么拿到的

黄: 嗯, 怎么拿到这个事情可能不大方便在这里说。但是我确实就拿到了, 而且我要保护性, 而且只有一个人知道, 这个视频 TA 给我看的, 我想拷 TA 就说不能拷只能看, 那我就知道, 我说我就想看看时间段, 证明了这个视频的真实性。anyway, 就是因为有了这些证据之后形成了这篇文章, 其实它影响力还是比较大了, 至少迫使中大, 因为学生 3 月份 4 月份开始投诉, 到 7 月才最后处理, 还是有些压力在的。

---

<sup>16</sup> 新闻门户网站网易 Netease 的一个非虚构写作栏目。

所以就是比较近的我可以直接跟进，我有精力跟进我就自己去跟进。但比较远的比如象庆阳李依依事件，或沈阳北大事件，都比较多其他的媒体，我就帮他们链接媒体资源，我信任的媒体，觉得哎，你可以让这个媒体记者来跟进，这个媒体记者来跟进。可能更多的就是像帮她们链接资源的功能。然后可能再往后期就除了报道这件事情之外，就是比较深入地和一些受害者接触，发现她们很多人还是很多的受了伤害有很多的心理问题，或者说压力的问题都很大，所以慢慢的可能我在采访她们中建立了信任关系她们还是很信任我的，我就后面再给她们链接一些律师资源如果她们要走律师的渠道，像南京大学的校友，其实她也是找到了我，我也给她链接一些律师。然后李依依的还有后面的 . . .

S: 哪有那么多律师，其实就那么一个律师。

黄: 是的是的。没办法但是

S: 两三个而已吧，

黄: 其实也不止，但真正做的好的，

S: 真正有这个背景的律师很少 . . .

黄: 是，真正有性别意识又能做的好的律师其实是很少的，像你说的。虽然链接了很多律师，但最后换来换去的只有那么几个。

S: 对

黄: 所以也没办法，这也是，在后面我们就跟港大的里面也会跟一群律师培训，这也是培训的目的就是希望律师更有着性别意识。更真正知道受害人的心态。我也是后面接触特别多才知道受害人的有时那种反复、那种纠结，或者是甚至后来的“爱上受害者”，所谓的“爱上受害者”等等，都有，这种心态所以就慢慢的也给她们介绍心理医生，也给她们链接各种需要的资源不管是曝光的资源还是法律资源。所以慢慢地就好像有点往 NGO 那个角色在走。

S: 嗯嗯嗯，你说 NGO，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跟韦婷婷<sup>17</sup>一起来做这个？

黄: 其实我们就是在曝光完罗茜茜之后，我就跟她比较多的合作，后面我们不是还要出报告嘛。她提了一些比较多的建议和意见吧。然后我们俩就一起说打造这一个反性骚扰和反性侵的网络，希望说给受害者提供一个，那个支持性的网络，不管是心理咨询、还是法律服务，还是说媒体曝光，希望整合这些资源成为一个平台给她们，所以说那时候，应该说是从 17, 18 年初就开始和她合作。

S: 嗯嗯，18 年初，那你算是她们机构员工吗？

黄: 不算员工，一分钱没拿过。没钱，主要是机构也没有钱，所以我们属于项目合作方式，但是我的报告她们有众筹出一部分钱来印的。因为我没钱印报告。

---

<sup>17</sup> 参照前面的注解。

S: 我明白。那么后来就是说，我是不是讲的太快了？

黄: 没有

S: 我的意思是说后来你遇到，开始遇到一些阻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黄: 遇到阻碍，应该还真的就是在 18 年，应该是 18 年中期吧。就是 METOO 已经在 7 月份大规模出现，7 月一个月就出现 22 件。在 NGO 先有个统计数据。七月份，

S: 七月已经是第二波了，

黄: 对，第二波。

S: 七月第二波，其实第一波，

黄: 是高校

S: 第二波主要是公益和媒体领域

黄: 是的。

S: 然后，对，

黄: 对，媒体。想起媒体像小精灵告章文<sup>18</sup>事件 也是我第一个报道的。她也是第一个找到我的。这一些也就是……但这个第二波频繁再出现性骚扰或 METOO 报道的时候政府就开始觉得说诶，这件事情好像有点蹊跷，是不是有人在幕后在什么，就开始找我们喝茶，就找韦婷婷，也找我，后面还找我的家人，我的男朋友，就我的这些亲戚朋友。

S: 是什么时候？

黄: 那应该是从 2018 年 7 月中期，应该 7、8 月就开始频繁开始打听我，不对应该是 3 月份，

对不起我记错了应该是 3 月份 2018 年 3 月份。

S: 3 月份那就是你介入中大事件之前？

黄: 对中大事件之前

S: 中大是 4 月份

黄: 因为我想起更多，像石油大学的大学生案子，三四月已经找到我了，中大的也是三四月份找到我的，

S: 你觉得是不是石油大学的事太那个了

黄: 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像那时北大事件，像沈阳事件，后面我们不是我和王敖、万律师<sup>19</sup>组成了调查小组嘛，应该从那个开始他们开始调查我。

---

<sup>18</sup> 一名男性资深记者，在 Metoo 运动中被揭露性侵一名醉酒的女律师。

<sup>19</sup> 前者为 Wesleyan University 助理教授，在 Metoo 运动中揭发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授徐钢性侵事件，并在社交媒体表现积极，目前被徐钢在中国法院起诉侵害名誉权，之后在美国法庭支持受害者起诉徐钢性侵。后者为公益律师，在诸多性别暴力尤其是 Metoo 中支持受害者，代理很大一部分发声者（被加害人起诉）的侵害名誉权诉讼和受害者反诉加害人的性骚扰诉讼。

S: 因为是北大的事,

黄: 是的是的

S: 都是境外人士<sup>20</sup>。

黄: 是的。

S: 罗茜茜也好李悠悠也好, 李悠悠是吗?

黄: 是的, 李悠悠, 王敖

S: 他们都是国外的, 为什么都是国外的? 这些国外揭发出来的人真的都是高校长江学者啊<sup>21</sup>, 所以这个事还涉及高校, 主要是因为这个。其实公益领域政府才不想管。

黄: 是的。那个时候他们开始找我, 应该说一开始 3 月他们还没有直接找我, 他们是找的我以前的一些领导、主编, 或者是编我的稿子的一些编辑, 就频繁打听, 黄雪琴在干嘛啊, 为什么老写这种文章啊怎么怎么样, 我也是从他们那知道。但他们真正来找我应该是在 18 年 7 月份。那时他们是在 . . .

S: 他们转悠, 经常在周边转悠, 他们经常是这样子的。

黄: 对对。所以真正找我麻烦是应该是 18 年 7 月, 后面也找韦婷婷问和我是什么关系, 也找我问和她是什么关系, 问我知不知道她的背景, 就这样子来希望我不要写太多这样的事情, 干嘛干嘛的

S: 那么我在想, 就是你遇到这些事, 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你对性别平等和妇女权益这一块, 你有没有什么思想意识上的变化, 或最早你有哪些阅读影响着人关注这样的议题, 然而经过这么密集的行动, 就是你现在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变化?

黄: 其实我没有。因为可能我的成长背景中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 我举个例子吧, 我小时候就很小的时候, 可能就是小学生这样子, 回到家, 真的就是我爸爸妈妈都是两个工作的人, 都是要打工的人, 回来之后我爸在家翘着二郎腿看电视, 我妈是在做饭的人, 然后做饭做的咸了他还会说你的饭做咸了。我就会直接说那你自己去做呀, 凭什么你们两个要工作, 回来之后你就翘二郎腿看电视, 然后妈妈就要干嘛的。从小就是这样, 然后如果做家务我从来都说, 因为我妈妈会说女孩子要做家务, 要洗碗。我会说凭什么女孩子要洗碗, 如果我要洗那行, 那哥哥要扫地。所以我们家是,

S: 你有哥哥?

---

<sup>20</sup> 见 21.

<sup>21</sup> 是指最先被揭发出来的高校性侵者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 陈小武、北京大学沈阳和中山大学的张鹏都是有国家最高的学术荣誉“长江/青年长江学者”称号的人, 而最早的揭发者都是已经长期工作和生活在美国的人士。负责调查 Metoo 事件的官方人士认为, 这意味着 Metoo 背后存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

黄：所以我们家是，对，我有个哥哥，我是第二个孩子。所以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意识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可能是因为很小的时候我是在外公家长大，是放养型式的那种自由式地成长。从来就是．．．

S：一切要讲公平。

黄：是，很讲公平，所以我们家，我跟我哥，我们家的那个家务全都是我们俩分工的，从来没有我要做一件事，他不用做。他要抹窗我扫地，他要，嗯要我洗菜的话他就要洗碗。我就一直是这样要求的，然后父母也觉得我人小小的怎么要求多多的，但是他们也尊重。他们觉得那好吧，那你要这样子，哥哥也要疼妹妹，妹妹也要哥哥做事情，那么你们俩分工，让我们自己去分工，我们也就这么分工。所以我自己的成长背景中我并没有说觉得就特别不平等，因为我们俩我和我哥哥一样读书一样念大学一样念研究生，该干嘛干嘛。我们家父母不会跟我们说女孩子不要念那么多书，也没有这样的意识，反正你们俩，他说的一句是：你们俩谁能读书，谁想上学，你们就去上，只要你们成绩好就去上。是这种，是这种观念，所以从小到大我反到是觉得我是拿到性别红利的人。

S：为什么，你的性别红利在哪？

黄：就是说，如果说，很小我觉得自己是做班长的人。

S：班长是什么性别红利？

黄：就是可能工作吧，工作上的时候如果是我和另一个男生举手做一件事情，那领导会指派我去

S：嗯

黄：但后面我发现他其实有一种也是觉得女孩子比较怎么怎么，或者是比较会与人相处。但当时我会认为这是我的能力的问题他才会指派我。因为我刚进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就是我是直接跟社长的那个人，就是社长助理那种，去哪都带着我去。那时我会以为是我的能力很好，但是后面我慢慢发现，尤其在我自己经历那些性骚扰后，我会发现他们会觉得因为你是女孩子，带着去好像是比较．．．．

S：会很有面子。

黄：是的，是的是的。那时候我还，其实以前我是不穿高跟鞋的，工作时我要穿高跟鞋，因为领导说过一句话我至今记得，他说你要做记者你要做好的记者要三陪：陪吃陪喝之后还要陪写稿。还要把稿子写好。当时我还认为说这是对工作能力的要求。但是慢慢发现不对为什么陪吃陪喝也是好记者的能力的要求？所以我后面跟领导说，不对我不想陪吃陪喝，我就不喝酒。对，然后后面他们觉得不喝也行，反正你稿子写的好。所以我最开始会觉得自己拿到性别的优势。否则一个男生也很优秀，然后我觉得我也还好．．．

S：这个优势恰好也，

黄：对，

S：有时也是个坑。

黄：有时是优势有时是个坑也是个弱势。他怎么看你的角色跟我自己看自己的角色可能是存在不一样的。

S：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 #MeToo 其实时间也很短，2018 年到现在也就才一年半的时间，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你跟哪些人合作比较多？就这个行动的网络是怎么形成的？

黄：跟谁合作比较多啊，跟律师的合作会更多/

S：譬如说谁？

黄：比如说万森焱律师，

S：只有她，还有谁？

黄：还有付微律师，你认识吗？李莹的话我没有直接合作，但我有 pass 一些案子给她，还有吕孝全律师，对，有几个案子我也是就让他直接介入。因为很多时候当律师正式介入后我发现不需要我做什么我就退出了，累了。

S：那是他们的事

黄：对，用他们的专业眼光去做。

S：对

黄：所以，然后女权行动派我们后面合作很多，尤其是在我们频繁地做联署，然后后面要对话中大校长罗俊，就我们希望跟他对话的时候。

S：然后呢，

黄：当然他没理我们，

S：这是什么时候

黄：就是中大事件 2018 年 7 月份中大事件闹出来后之后，然后罗俊不太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或者是他在校内我们得到的消息，就是校内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这些学生在干嘛呀，乱来的，这是什么性骚扰，干嘛干嘛。我们就越拿到这种内部消息越是觉得罗俊这个校长不行。

S：那不可能。

黄：对，但是我们希望激起他跟我们对话，所以就还写公开信要求罗俊跟我们对话，你说中大没有性骚扰，那这是什么怎么回事？除了报道稿子我们还做这些事，但是他直接选择忽视，我们也没有闹的很大。

S：那个事情是女权行动派组织的？

黄：嗯，那是张累累她就邀请我说想做这样一个对话，她就问我有没有意向，我说有意向。她说那就我们俩人联名，就我跟她，就像是张累累和黄雪琴要跟中大的什么对话，我说好

呀，那就来做呀，就是她提出 idea,那么我是同意，那么同意的话，我就想如果他愿意来对话我们就对话。他不愿意就写篇文章呗。就好像我能做的东西好像除了写文章也没啥能做了，所以就，对，就是以写文章比较多。于是后面再策划一些行动就是联署也好，或者寄联名信，后面我们也有在两会的时候发一些，哦给两会的代表，或者是寄那些信，也有一起合作。

S: 2018 的两会?

黄: 嗯, 2019 也有, 2019 寄出了三百九十多封。

S: 哦。

黄: 嗯, 我们一起去剪的, 打包, 去寄,

S: 和女权行动派一起?

黄: 是的, 是的, 所以她们行动力很强。

S: 那你那个, 就是你做的是哪一部分呢? 就是说你仍然用你的自媒体或是什么东西的去, 传播?

黄: 我还是用记者, 因为我觉得记者, 就可能我自己喜欢写东西吧, 喜欢记录用文字的力量, 虽然我们媒体审查地很严重, 很多稿子也发不出。但我还是 . . .

S: 那个号<sup>22</sup>炸号是什么时候?

黄: 2018 年 2 月 28 号

S: 很短啊这个时间。

黄: 是的。但是那个账号并不是因为性骚扰。

S: 哦我知道我懂我懂, 因为我知道你提到过。那些文章文章你都留了底吗?

黄: 对, 就是没有, 跟你说, 我是, 我就是那种, 所以我后面, 为什么后面我又发现这事情很什么, 就是我发现, 就是没有留。

S: 额。

黄: 现在我才发现 IP 多重要。我是后知后觉那种, 你要找时天啊这些文章全不见了, 但是我留了一部分, 尤其是性骚扰的报告。其实在后台他们给我留了很多的故事, 真的很多有八九十个。

S: 都没有了?

黄: 我有一部分, 因为我前面有一边在做一边把它 copy 下来, 我后面用的是灵犀那个软件

S: 我的意思是你的文章没有留底吗?

黄: 文章我自己的初稿还有的, 还是有的。

S: 编辑好的。

---

<sup>22</sup> 即其个人自媒体微信公众号 ATSH。

黄：对，编辑好的没有，有时编辑会在编辑那里来改，我就没有直接再把它 copy 过来，所以我就特别的难受。

S：所以你在行动的部分是有点转介案例给律师对吗，另一方面与女权行动派一起合作，但我还是不是很明白，就是你负责传播，然后她们负责行动，还是怎么样？

黄：其实没有特别的谁负责什么，没有明确分工，

S：没有很明确的

黄：对，我自己回去，因为我比较擅长写，我就写，但是还是，

S：你写在哪？

黄：对，后面我就给

S：号没有了

黄：号没有了，就给人间<sup>23</sup>啊，端啊、端传媒给我发了很多文章，对对，因为国内的要被删掉，所以我就只能往境外发，往香港的媒体发，最近也在明报发文章。就是希望，哎这也是支撑我要活下去的一个经济来源，所以我真的是身无分文啊。

S：在明报上写什么？

黄：也是关于性骚扰的一些。

S：现在你写的都是关于性骚扰的吗，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黄：我有，也也写。

S：普通的作为记者的工作的？

黄：其实也在写些扫黑除恶，但是这些发不出来。

S：你有没有觉得，因为你还要想在内地媒体工作的话，有可能这会成为一个障碍？

黄：对我知道，我会，其实在做性骚扰时，

S：你事实上有了这个障碍。

黄：已经有了障碍。

S：那你是不是觉得不太可能再回到，

黄：我很明确我不会回传统媒体。我很明确我不会回去，因为我觉得我在媒体已经待的够久了，从国家通讯社到地方媒体到新锐媒体都已经呆了一圈了。我是觉得首先已经没有太多空间了，就媒体因为媒体审查太严重；

S：是的。

黄：第二就是其实在我说完性骚扰这件事之后，就很多以前的领导问我，哎你以后到底还想不想回媒体工作。我问什么意思，他说你现在自揭自家短处，以后哪家媒体还敢聘用你。哪家媒体不会有性骚扰，哪里不会有性骚扰。你这样子站出来讲他们怎么还敢，因为当我说完

---

<sup>23</sup> 新闻门户网站网易 Netease 的一个非虚构写作栏目。



性骚扰的事情之后，我知道，也是后面才知道，我们以前的一些媒体领导，我待过的媒体已经开会了说到底是谁，谁骚扰了黄雪琴。他们已经这样去什么了，所以他们就有，因为我现在，还跟很多媒体的前辈保持联系的也比较好的关系，他们就会跟我说，透露这样的消息说，

S：嗯

黄：都已经开会了哦，你到底还想不想在媒体呆。

S：嗯。

黄：因为公开来说你是对你的行业，他们认为公开来说这事是背叛一个行业。

S：其实这都是共犯，他们。

黄：是的

S：不过我想知道你接下来的计划？

黄：接下来我会读个法律 LLM<sup>24</sup>。对，然后我还在跟另外一些朋友成立了一个反性侵害的一个联盟，也就是给受害者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援助。所以一边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线下这些事还是应该去做的，背后不仅涉及权力、歧视，还有性别的问题权力的问题交杂在这一点上，所以还是会值得去做。我觉得我应该推动反性骚扰法，它是有这个空间在，也有这个可行性在。而且我虽然不觉得法律可以 face anything，但是它有这个法有法可依好过无法可依。所以还是希望往这个空间上推一下这个事情，所以一边准备读书，一边准备一些力所能及，

S：在港大是吗？

黄：对，做一些力所能及援助受害者的事，一边再看看什么样的方式再推进一下反性骚扰法，这个就是我的计划。

S：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女权主义的访谈，所以我很想知道就是你个人对于女权主义理论，比如有没有过专门的阅读，或者有有你自己的理解，或者相关的写作，或者说你觉得有哪些，嗯，继续说？

黄：我倒没有专门地去学习。

S：没有专门去。

黄：对对就像我自己一开始也没有接触女权这两个字，因为女权讲性别平等。我刚说了我从小到大就很要求性别平等的那种人。对，我还想起一件事更加搞笑，我 18 年我见到我的幼儿园的同学，他们也知道罗茜茜事件，后面他们跟我说，哎呀黄雪琴啊，看来你就是从小就是这样。我说什么意思，她们说你不记得了吗？你小的时候带着女生跟我们男生打架。我说为什么我带着女生去跟人打架？我很和平的一个人啊。他们说那时候男孩子不是喜欢欺负女

---

<sup>24</sup> LLM is a Master of Laws degree. See <https://llm.law.hku.hk/llm/>

孩子，扯扯头发干嘛的嘛。那些女孩子就找你哭，你就带着一群女孩子跟我们打架。他说你让我整个幼儿园生涯都是活在噩梦中。

S: 嗯嗯。

黄: 然后我就，啊？原来，其实我真的不记得了这些，也太久远了。所以我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性格就是那种比较黑白分明，有正义感的人。

S: 嗯。

黄: 所以我从小到大确实并不是说是被受欺负受歧视的那种人，所以我并没有感受到特别严重的，因为性别而受到的歧视也好，或者受到压迫也好，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到工作之后，即便工作一开始我也认为我没有觉得性别压迫，只是我后面才会发现。

S: 嗯

黄: 我被性骚扰之后，我当晚被性骚扰之后我很怕，因为那个人跟我说，就我的工作时候其实还接触到一些领导，比较高层，广东省的一些领导会提来说，你很聪明啊，你很冰雪聪明，

S: 嗯。

黄: 你来帮我干什么干什么，这车子房子是你的，甚至有人会把车钥匙给我看，你要就拿去用。拿了一个很好的照相机：你喜欢拍照你拿去用。

S: 嗯嗯嗯。

黄: 你跟我干活。但其实后面我有听到一些不同的含义，所以我都是拒绝的。但后来我想，如果你赏识我不是因为我的记者才能，因为我是女性我除了记者的才能之外我还能提供其他的东西。我才会慢慢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从我自己的那个工作感受到到的，但那时还没有特别的女权思想，只是因为我自己的性格问题，追求公平正义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我要揭发，我要，

S: 嗯

黄: 但是我根本不敢揭发，因为别人再摸你一下我根本没有证据。大家做记者你要去报案也好你会讲求证据。我当天晚上还把我的一个警察朋友叫过来，我说刚刚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能不能去报案。他说第一我看你没有造成任何实质伤害。他是个警察因为我会很尊重他的专业判断。

第二你是个很年轻的女孩你现在是属于那种刚往上冒的人，那个人是功成名就的人，有着所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你报出来别人会这么看你，会觉得是你想勾引他，而不是他想性骚扰你。第三你没有任何证据，这句话是最关键的，他摸你一下抱你一下咋了，证据在哪里。我们办案子一定要讲求证据。

S: 对。

黄: 所以他分析了这些东西之后我发现对，我确实很无助的状态。

S: 除非这个人被吓傻了自已承认。

黄: 是的, 是的, 否则不会。对, 而且这个人后面, 一开始都不愿意离开我房间, 我还要特意给我朋友打电话, 打完电话我跟他说我朋友是这里的警察, 他要过来找我聊, 我很久没有跟他见面了, 你还要留下来吗? 所以对方才会愿意离开。所以那是我就会发现我突然处于一个很弱势地位, 因为我的工作我的成长中我感觉我都是处于相对优势的一个地位。那一刻我才发现我是处于弱势, 我为什么处于弱势, 慢慢慢慢的我就知道, 哦因为我是一个女性。

S: 是, 这是一种模式。就是我在前面做一些报道的时候, 就是他们看上你并不是因为你是多么标准的美女, 而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他通过性来控制你之后, 你比其他男性合作者更能服务于他个人的利益。这就是一种模式, 这绝对是, 对, 还是跟它的那种, 就是我说的, 这几乎是一种商业模式。

黄: 因为他会直接跟我说, 我们那时有一批新进来的年轻女孩们, 他会说, 黄雪琴你不是最漂亮的但是你是最聪明最有灵气的一个。

S: 是啊, 对啊。

黄: 你是最有能力的一个。

S: 是啊。

黄: 让你觉得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话语呢? 你这是恭维我呢还是在贬低我呢? 所以我是慢慢的从这一些慢慢的领悟到一些性别的问题。我没有专门学女权的理论, 也没有专门去看哪一本书, 我是在工作中慢慢理解了这些事情, 然后女权思想和我的自己经历好像就天然融合在一块了。并不需要那种大篇,长篇大论那种东西, 就契合了, 不管是后面变成行动, 我也是很愿意行动的一个人。

S: 对, 投入行动后, 你也接触到一些女权主义者, 那有没有接触到女权的学术理论什么这一块?

黄: 我会看了一些麦金农的书, 然后她提出的一些观点或者是说额, 她对性骚扰, 因为性骚扰其实很早以前就是由她这边开始提出来的, 我就会觉得她对我影响也蛮大的。就尤其她就认为权力的关系, 就是在性骚扰里解构权力关系, 解构性别的关系。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我是打开了一扇门。因为此前思考都不是以这方面的思考。后面就会让我去说, 这方面是怎么建构出来的, 它是整个体制上的关系, 并不是单纯的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的问题。而是这个体制, 或是父权制下的这个体制导致、允许了男性会这么做。像今天下午我们讨论到的有些人的说是不是有些男性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特权, 自己的 power, 我认为不可能, 他们肯定是意识到自己的特权和自己的 power, 只是知道性骚扰里没有太多的代价, 不会付出些什么东西, 而且他们很容易地利用这种权势地位。

S: 是的。

黄：很容易利用这种优势来进行对你的控制，或进行对你的恐吓。·我不觉得他们没有意识到，我认为他们是意识到，而且是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来实施性骚扰，来实施这种歧视。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体制性的制度性的问题，它并不是单独的一个人的问题。所以，对这一点对我的影响会比较大。

S：那你觉得就是说它对你的影响会具体转化为行动或结果吗？

黄：最大的影响是让我去读法律了啊。就是还是回到说，作为记者我觉得可能我做记者的生涯也就茶不多了，但是写作这是没有停止的。但是要在媒体在传统媒体做一个记者，它的生涯首先是因为我出来揭露了媒体的问题没有人敢要我，其次我也觉得没空间在国内媒体的状态下，可见的未来中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媒体自由和空间做。然后我又觉得未来要干什么我又不想停止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加入一些行动，然后去推动一些事刚刚说的反性骚扰。然后我就觉得揭发已经足足不够了，那么现在实施的每个案子中，到达每个个人尤其每个受害者，能给她提供帮助的那些，真的除了心理就是法律援助，那么法律拥有那么多的刚才说的律师，其实算起来能做性骚扰案子的也没几个，所以那么我就是说我可不可以成为这方面的力量，那么我就想去尝试。有人会问我是不是放弃了记者的职业，我说我没有放弃，我只是开到了一条渠道，做记者我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媒体的身份。

S：嗯

黄：我依旧可以在独立地写作

S：是的

黄：但是你有法律的支持就多了一道门，那里会有什么你也不知道，反正就还是希望来说给自己多一些渠道来推进这个事情，因为行动让我感觉不那么无力，写作它也会让你无力，但有时发不出或者被删稿时就会很无力。但是你真正地做一些事情不管是陪伴受害者还是研究一件事或做一个倡导，法律的倡导或是反性骚扰的倡导，会让你觉得说我至少不是那么孤单无力的状态。

做一些事情可以打破一些无力感。所以我觉得会继续行动下去。但行动的空间在哪里，目前我能看到的可能是在法律倡导上。因为你也就知道就是#MeToo也好，还是说那么十多年女性反性骚扰的行动打开了法律的一点点渠道，因为你看 Civil Code 民法通则是把性骚扰写下来了，现在也在探讨那个具体在细化它里面的定义。

S：是是。

黄：然后高校也出了一些通则，虽然或许也不是很有效，但是我觉得专门的法律需要，不管是反性骚扰法还是反歧视法，我是觉得可以从几方面去介入去做这件事情，但如果推出来的话，至少它是慢慢的，我们有事情就说你看这有法你不能不做对吧，现在是你连法都没有你该怎么去推呢。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有空间可以行动的。

S：对

黄：所以我会想往这方面走一走。

S：是是，我也觉得，就是规则呢就是它就是徒法不足以自行，规则在那里它会有改变，比如像厦大案之后，就是国家有那个红七条之后，后面的几个案子基本上都是按照厦大的那种方式，虽然解决的很轻微，但是比不解决又多走了一步。

黄：至少要让他们知道你犯罪的成本或者是你性骚扰的成本更高。

S：对

黄：而不是完全没有成本。

S：对对对

黄：我觉得这也是 #MeToo 做到的一点 很重要。

S：#MeToo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真的改变了文化。我自己是觉得因为嗯，从比较早开始，就是看到这个变化，一直到媒体承认这个变化我觉得完全吓傻，就是，你眼睁睁看着这个文化的变化。

黄：在哪些方面变化？

S：比如以前不会有这么多女孩，甚至自己一点都不完美作为受害者，但是会大大方方把这事说出来。这个是一个群体发声的力量，而且即便是，仅仅在几年以前，像厦大案之类的，成希案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谁觉得这个真的是，这个改变，哎这变成我自己在讲了，就这个改变它是另外一种改变，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说，它是一个意外的空间，很多时候是一种新的商业技术，各个方面因素莫名其妙构建出来的一个新的空间。对。

黄：我其实会觉得说它有时候为什么它需要频繁地发生或频繁的个案，那也是造成一种集体，大家并不是孤岛，我出来讲话是可以有影响的，是可以改变某些事情，给予大家一种力量说我们一起做事情。尤其是女性们，我觉得女性真的是更能的同情共理，你知道吗，可以很容易感觉到对方的感受，可以很大方说出来，可能不为我自己，我是为你我是为她，我是为更多女性站出来。这种心其实一直很激荡我的。很激荡的就会说看到这么多人，一开始刚出现第一个#MeToo 罗茜茜找我，我可以想到会还有，会还有人会出来，但我没有想到但没有想到是井喷式地突然间。

S：真的是。

黄：babababa 地出来

S：而且是，每个人都有她自己的小社群来支持她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非常有意思。当然我觉得跟女权组织之前做的事有关系。

黄：有关系。

S：但是还有另外一些新的东西。

黄：我可以说我觉得女权此前土壤的培育做的很好。后面在 #Metoo 大规模爆发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让我骄傲的是，每一次每个个案我都会搭建一个地方小群，例如说在北京罗茜茜事

件，我就会在罗茜茜、当事人、律师、心理咨询师拉在一个小组里，这一群人就可以相互讨论形成一个 supporting network，就那种相互支持的网络。

S：是。

黄：那么在中山大学也有，就我经手的案子里我都把它拉成一个小群，会在当地找社工、当地律师、当地记者，就比较我认识的，比较能理解这些事情，或有性别意识的这些人会拉起一个小组。所以就是也做了一些地方的小组，不同城市的小组。

S：对，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觉得心理方面帮助是基本上没有办法的，是无解的，是这样发吗？

黄：我觉得心理，

S：而且社工也非常少。

黄：社工少，但是也会有。但是我坦率的说，我自己会干都特别累 2018 年，可能我做的更多的事情不是记者的工作，而是真的在陪伴受害者，我真的很累很累，我很多的，就有可能一个礼拜有三四个晚上我要陪她们聊到三四点。

S：是的是的。

黄：因为她第一个找的是你，她对你是有信任感在，我不能一下子把她 pass 给别人。

S：我了解。

黄：如果要 pass 基本上要陪伴一个到两个礼拜取得的那种信任感，然后很坦率地告诉说，诶·其实你这个案子我有一个朋友，是怎么怎么样做过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这边有什么事情她可以怎么支持你，而且她在本地可以给予你怎么样的协助，

S：对。

黄：其实有的，我后面有一个案子就是完全放手，当事人后面把她链接到当地 好像叫 Yanping

那个社工陪伴她陪伴的特别好。还让对方施害者的父母来给她道歉。她特别的感动，然后那一次，其实还是有用，确实不多。

S：Yanping 在哪？

黄：Yanping 在哪来着，不在承德就在什么阳，反正就是那两个地方的，我后面也没有太跟。我在跟这个女孩建立联系两个礼拜，我也跟她聊了很多，她的案子我很了解之后，但我不在本地，她需要有人在身边的支持，那种陪伴式支持，我就 pass 在当地一个有专业，很专业的一个叫 Yanping，它有一个组织吧，具体忘了什么组织，它有这样一个服务的中心，然后她就直接给这个女孩对接，她也去到她身边陪伴她，然后带着她去散步也好，去聊天也好，带着她去跟对方对质，去找到对方的父母，说服了对方父母给她们道歉。所以我是觉得还是，虽然是不多，还是有，而且我其实特别觉得每个地方都应该有这样的组织才行，不然

太远程还是有难度的。对，所以我会慢慢觉得希望培育这样不同的小组，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小组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事情会简单很多。

S：是的。